

台灣閩南語分類詞之檢驗

陳孟英 [Meng-Ying Chen]¹、謝妙玲 [Miao-Ling Hsieh]²、
何萬順 [One-Soon Her]¹

¹ 國立政治大學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近年來台灣閩南語（以下簡稱台語）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量詞相關的研究不少，然而專門針對台語分類詞的研究相對稀少，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分類詞的定義不清，導致各家看法不一，甚或略而不談，連帶影響分類詞的教學。本文以Her & Hsieh (2010)和Her (2012)對於漢語分類詞與量詞所提出語意和語法測試作為基礎，界定台語分類詞範疇，並重新檢驗歷年文獻所提出的台語分類詞或量詞語料，建立83個分類詞清單，其中65個為分類詞，18個為分類詞與量詞兼具，此清單可以與台灣華語的分類詞清單做比較（如：Her & Lai (2012)），作為台語分類詞研究與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分類詞, 個體量詞, 量詞, 台灣閩南語, 台灣華語

1. 前言

近年來台語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研究台語量詞(measure words)之相關文獻不少（楊秀芳1991；王育德1993, 2000；胡鑫麟1994；周長楫1997；姚榮松、陳憲國2003；張屏生2007等），但僅有少數文獻專就台語分類詞進行討論（戴浩一等1998），多數文獻將分類詞視為量詞，部分則將分類詞作為量詞分類下的一種次類。而在台語教學方面，根據楊菁蕙 (2011: 122)的統計，坊間台語教材在量詞及分類詞的收錄量上明顯不足。楊的統計顯示，在台語1800個常用詞內，共計有124個量詞及分類詞，但各版本（含真平版、康軒版、翰林版）的收錄量僅約35~46個；這是量詞及分類詞合併的統計數據，若單就分類詞來看，其收錄量必然更顯不足。

相較於以計量功能為主的量詞，分類詞更能鮮明地呈現一個語言的獨特性。事實上，豐富的台語分類詞充分展現了台語使用者對生活

周遭事物特有的分類觀；因此，對台語分類詞的研究，無論是在認識台語的語言文化上，或是在傳承道地台語的鄉土語言教學上，都可說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分類詞與量詞有何不同呢？一個簡單的觀察就可以得知兩者確實存有差異。例如：

- (1) a. tsit liáp kam-á (一顆橘子)¹
 一 粒-C 柑仔
 b. tsit siun kam-á (一箱橘子)
 一 箱-M 柑仔

雖然分類詞與量詞在句法語序上的位置都是出現在數詞和普通名詞的中間，但例(1b)中的「siun箱」和其後名詞「kam-á柑仔(橘子)」並無語意關連，而例(1a)中的「liáp粒」與其後名詞「kam-á柑仔(橘子)」本身具備的特性有某種密切關係。²本文將依循Her & Hsieh (2010)及Her (2012)的定義，將例(1a)中的「liáp粒」這類語詞稱作分類詞(classifiers，或簡寫為C)，而將例(1b)中的「siun箱」這類語詞稱作量詞(measure words，或簡寫為M)。

為釐清台語分類詞之範疇，本研究採用十一筆專論分類詞或量詞的文獻語料作為基礎，並以Her & Hsieh (2010)和Her (2012)所提出的語意和語法測試重新檢視文獻所提供的語料，但因為這些測試主要是用來檢驗華語分類詞的，為了檢驗台語分類詞，本文將部分測試做了修改，最後建立了一份台語分類詞清單，並與Her & Lai (2012)的台灣華語分類詞清單做對比，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可以作為日後研究、教學之參考。

1. 凡是含名詞的台語例句，本文皆提供相對應之華語意譯，但由於相對應之華語分類詞或量詞可能多於一個，本文只選取一個根據作者語感較為常用的，至於台語分類詞或是量詞本身則不提供華語意譯。

2. 這並不意味量詞與名詞之間不能有語意選擇的關係，也就是某些名詞只與特定的量詞合用，例如：「一陣人」(一群人)中的「人」與「陣」，透過本文的測試可以得知「陣」為量詞，然而因為「陣」和「人」存在的語意選擇關係，如果把「人」置換成「狗」或「書」，成為「一陣狗」或「一陣書」都是不可接受的組合，但這並不影響本文所提的分類詞和量詞之區別。我們感謝連金發教授針對語意選擇與分類所提出之寶貴意見。

2. 文獻回顧

有鑑於目前專門討論台語分類詞的文獻相當有限，因此本文獻回顧擴及研究台語量詞之文獻。以下各小節將根據台語分類詞在各文獻間的定位分成三類討論。2.1節的文獻並未區分分類詞與量詞。2.2節的文獻將量詞劃為多個次類，本文所採定義下的分類詞大抵涵蓋在其中某個次類，惟所隸屬的次類名稱不一。2.3節的文獻將分類詞獨立於量詞之外，個別看待。

2.1 量詞

在台語研究中，不少文獻將分類詞與量詞甚至數詞一併討論，以下將概述五筆相關文獻：胡鑫麟(1994)，姚榮松、羅肇錦(1998)，魏益民(2001)，姚榮松、陳憲國(2003)，和教育部(2011)。

首先，胡鑫麟(1994)的《分類台語小辭典》將詞語依詞性分章收錄，書中對量詞的定義是「表示人、事物，抑是動作行為的單位的詞」(1994:viii)。本書在量詞一章中收錄200個量詞，並按詞義類聚同類，共分成56個小類。而姚榮松、羅肇錦(1998)在《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及國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究》中雖提及楊秀芳(1991)的八個量詞分類和周長楫(1985)的六個量詞分類，但在其研究中僅約略將量詞分作「物量詞」及「動量詞」兩大類，也未將這樣的分類運用在其後的量詞列表上。他們在附錄中共列出195個量詞。³魏益民(2001)的《實用鄉土生活台灣話》則將台語和英語作對比，指出相較於英語中數詞緊接名詞，台語在表示數量時使用「數字+量詞+名詞」的句構，且其中量詞的使用「隨著名詞之體、形、質而有所不同」(2001:70)。不過，魏並未再從「體、形、質」三方面做更詳細的說明或舉例。魏列舉的量詞有114個。

姚榮松、陳憲國(2003)的《台北縣國小閩南語1000常用詞彙如何配合九年一貫課程之研究》中，在「單位」主題下共有262個常用詞彙，其中大多為「數詞+量詞／分類詞+名詞」的結構，少部分為「數詞+量詞+副詞」（如：「一寸長」）、「數詞+量詞／名詞」（如：「八音」）、「動詞+數詞+量詞」（如：「縫三針」）等結構。雖然文獻中是以「單

3. 原文獻編號共197個。但數列中，第24號為遺漏的跳號；另第162和190號的語料完全一樣，故扣除一筆不計。

位」而非「量詞」稱之，其所收錄語料確為分類詞或量詞。而教育部(2011)《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一官方線上台語字典，在分類索引中有各種主題，其一為「特殊詞類」，下有「數詞、量詞」次類，提供167則詞條。不過這些詞條卻多為單位量詞，分類詞不到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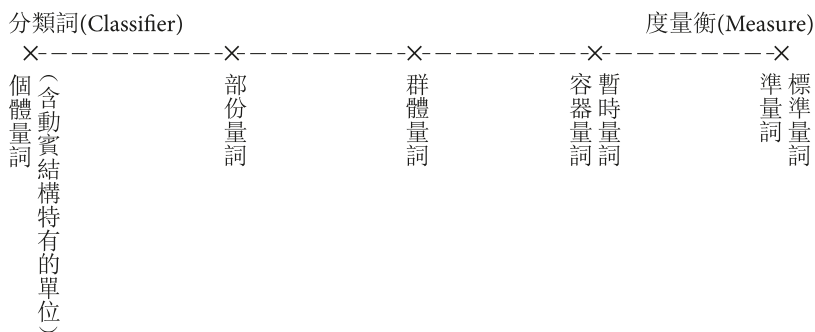
2.2 量詞及其次類畫分

有別於上節所提到的文獻，本節所包括的文獻將台語量詞劃分成多個次類，而本文所採定義下的台語分類詞大致都集中於其中一個次類，惟在各文獻中使用的次類名稱不一。在此，本節將簡述五筆文獻：楊秀芳(1991)、王育德(1993; 2000)、李美齡(1998)、許極燉(1998; 2004)，和張屏生(2007)。

楊秀芳(1991)的《台灣閩南語語法稿》中指出量詞一般前面須有定詞（如：指示定詞「hit那」、數詞定詞「tsit一」），是具有大量造成詞能力的連用單純詞。楊將量詞分為八種，其中以個體量詞最貼近分類詞，其對個體量詞的定義是：每一個個體名詞都有自己的個體量詞，如果從不同的角度看，一個名詞也可以有一種以上的量詞。個體量詞往往可以表現名詞的形狀或性質(1991:203)。楊並列舉了36個常用的個體量詞。而王育德(1993)的《台灣話講座》和王育德(2000)的《台語入門》中說明「計數結構」由「數詞+陪伴詞」結合而成，這些陪伴詞有各種術語名稱，包括「範詞」、「單位詞」、「量詞」，其範圍包括以下幾類：

1. 以形狀為基準的單位：
如：tiâu條、ki枝、tè塊、pún本、liáp粒
2. 集團和次數的單位
如：chióng種、phài派、pái擺、tsūn陣、sok束
3. 容器的單位
如：thūng桶、pau包、poe杯、nâ籃、poân盤
4. 度量衡、年月日的單位
如：tng文、chin升、ní年、geh-jit月日、tiám-cheng點鐘

李美齡(1998)在《閩南語量詞系統研究》雖然同意分類詞和量度詞有區分的必要，但是認為兩者都具表量功能，並且句法表現相當，因此如同Chao (1968)一樣將兩者統稱為量詞。同時，李也考量Tai & Wang (1990)從認知角度將量詞做分類詞和量度詞的兩極區分，並考量Tai (1992)所提出有些群體量詞（如：「對」）和一些部份量詞（如：「塊」、「片」）有類似分類詞功能的情形，因此李打破嚴謹的二分法界定，而依認知程度相關性高低，將各種量詞依序放在分類詞與量度詞這兩個極端間。李以國語量詞系統為例，整理出下圖；圖中由左到右，表認知相關程度由高到低。



李以上圖的分類作為研究台語的藍本，並將討論的焦點著重於和人類分類認知相關程度較高的三者：分別是典型分類詞的「個體量詞」，其次則是「部份量詞」和「群體量詞」。

在李的討論範圍中，最典型分類詞的「個體量詞」這個次類，才是最貼近本論文所定義下的分類詞。李對個體量詞的討論主要從分類

詞的特性出發，她同意分類詞具有語意，並延用Allan (1977)和戴浩一等(1998)對分類詞特徵的詮釋，其內容摘要如下：

1. 分類詞的語意基礎來自於其所搭配的名詞群中所共有特徵(characteristics)，這些特徵可能是普遍性的(universal)，因此無論何種文化的人都可以共同感知，但它也可能是具地域或文化色彩的。
2. 分類詞和名詞之間的搭配關係一方面是獨特專屬的(unique)，但另一方面同樣的名詞允許和一個以上的分類詞搭配的情況也是很普遍的。例如：一條麵包／一塊麵包／一片麵包。
3. 有些分類詞和名詞的搭配在起初是有語意基礎的，然而在經歷一段歷史的演化之後，語意已虛化或名詞所代表的物體本身的顯著屬性有了改變，所以名詞和分類詞的搭配在後人看來不再那麼合理。

在研究中，李共收錄了57個個體量詞，並依分類類型將其分為四個部份：（一）動物(animacy)個體量詞（或稱「有生個體量詞」）、（二）以形狀(shape)為分類依據的個體量詞、（三）以物體的顯著部位為分類依據的個體量詞、（四）除以上各類的個體量詞以外的其他台語個體量詞。由於李的語料出於第一手的田野調查記錄，並且針對個體量詞的語意和用法都提供了詳盡的說明，極具參考價值。

許極燉(1998)的《台灣語概論》和許極燉(2004)的《台語詞典》指出量詞（又稱助數詞）由名詞發展出來，是幫助計數的語詞，用以表示人或事物的數量，或行為的次數，是不獨立的附屬語，會形成「數詞／指示代名詞+量詞+名詞」的結合關係。許表示台語量詞遠比漢語官話的量詞多，因數量龐大，分類不易；但從形式上可分為：（一）跟數詞配合表示意義的量詞和（二）跟指示代名詞配合表示意義的量詞。就性質上則大約可分為以下五類（許極燉1998: 419）：

1. 以事物的性狀的範疇作單位者：
如：個、塊、隻、粒、張.....
2. 付以度量衡或年月的單位者：
如：尺、里、斤、兩、甲、年、冬、月、日.....
3. 以容器或集團作單位者：
如：碗、杯、鍋、甌、群、陣、樣.....

4. 表示行為的次數者：
如：e下 (tfit e 一下)、pai擺、tau (次)、kue過.....
5. 其他：
如：病症的「症」、種類的「種」、jiah跡 (地點、地方)、k'am坎 (店鋪或階段)、uat (折、越、彎路一彎曲叫一uat)、un勻 (薄層或段例：舖一勻磚仔)、pu (大小便的單位)、ts'ng穿，表示小孔的單位。

在這五類中，第一類最貼近本論文所採定義下的分類詞。許極燉(2004:752)另外於《台語詞典》的附錄中，整理出共213個量詞，但未另外將量詞以上述的方式再行細分。

而張屏生(2007)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二)則蒐集高雄地區的台語語料共4000多條詞彙，再依主題分成31類，其中有一類為數量詞，其下包括數詞和量詞兩部份。張將量詞分為六個次類：一般量詞、時間量詞、長度量詞、土地面積量詞、重量量詞、抽象量詞。本文所採定義下的分類詞集中在第一類「一般量詞」。不過從收錄的語料來看，張的「一般量詞」涵蓋範圍甚廣，除了分類詞外，還包括了容器量詞、群體量詞、不定量詞等。

總結來說，在上述各文獻中，最貼近本文定義的分類詞的次類分別是楊的「個體量詞」、李的「個體量詞」、王的「以形狀為基準的單位」、許的「以事物的性狀的範疇作單位者」，和張的「一般量詞」，以下將針對這幾個次類討論。

許指出，量詞起源於名詞，與名詞有密切的關係；楊和李更進一步說明個體量詞與名詞的關係。楊表示，每個名詞都有自己的個體量詞，而個體量詞通常用以表現名詞的形狀或性質；如果採取不同的視角，一個名詞也可以有多個量詞。李將個體量詞視為最典型的分類詞，並細分成四小類：有生個體量詞、以形狀為個體依據的個體量詞、以物體的顯著部位為個體依據的個體量詞、其他個體量詞。王育德(1993)、許極燉(1998)雖未對各次類做進一步說明，但次類劃分的名稱亦點出此量詞次類的選用與名詞的「形狀」或「性狀」有關。

比較各文獻，有的僅提到「形狀」，有的額外提到「性質」，更有增補了「顯著部位」和「有生命」，涵蓋範圍不一。由於範圍不一，所採用的次類名稱自然不同。不過，即使楊和李都採用「個體量詞」這個名稱，兩者對「個體量詞」的涵蓋範疇仍有落差。例如：「tsit

bān kam-á一瓣柑仔（一瓣橘子）」的「bān瓣」，楊視為個體量詞，李卻視為部份量詞；「tsit káng tsuí一港水（一道水流）的「káng港」，楊視為個體量詞，李卻視為群體量詞；「tsit phit pò一匹布（一匹布）的「phit匹」，楊視為群體量詞，李卻視為個體量詞。

即便在單一文獻中，由於對此次類量詞的定義仍略顯模糊，偶見部份語詞的歸類原則不明。譬如，在楊的文獻中，「tsit pî king-tsio一枇弓蕉（一串香蕉）」的「pî枇」是個體量詞，但「tsit liát hué-tshia一列火車（一列火車）」的「liát列」是群體量詞。在此，pî枇是用於多根香蕉成串時，而一列火車是由多節車廂組成一台火車，為何歸類有所差異？我們推論，兩者差異在於香蕉乃「天性本質」成串，而「火車」乃「人為造作」成列，因此所屬歸類不同。但若依此原則，是否「天性本質」成對或成群的「tsit tuì bák-tsiu一對目睷（一對眼睛）」和「tsit pài tshuì-khí一排喙齒（一排牙齒）」中，「tuì對」和「pài排」是否亦應視為個體量詞？

簡言之，跨文獻的歸類不一致，顯示出台語研究對分類詞沒有共識；而單一文獻內的標準不明，則影響了其中次類劃分的可信度。

2.3 分類詞

戴浩一、郭怡君、李美齡(1998)的《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形式及認知原則》是少數將分類詞獨立於量詞外的台語研究。戴浩一等在此研究中表示，他們對於分類詞的定義延續 Tai & Wang (1990: 38)所提出的分類詞與量詞的分野：

分類詞藉由擷取名詞中所共有的物理上或功能上明顯的感知特性將名詞做分類，而這些特性是永久與由某分類詞所稱之一組名詞連結的。反之，數量詞無法分類名詞而只能表示數量。⁴

除了上述從認知的角度區別分類詞和量詞外，戴浩一等在此研究中也沿用在Tai (1994)對分類詞所提出的觀點：

1. 在國語中，中性的分類詞「個」可取代其他分類詞而不致改變語意，所以一顆球，一張桌子可以說成一個球，一個桌子。然而數量詞若以「個」取代，則語意便截然不同了。如一群魚，一斤紅糖，絕對不等於一個魚，一個紅糖。

4. 本定義譯文引述自戴浩一等(1998: 4)。

2. 「的」可被插入在數量詞和名詞之間，卻不能加在分類詞和所搭配名詞之後。所以，可以說一斤的紅糖，一群的孩童，一堆的蘋果，但卻不能接受「一條的魚」，「一匹的馬」，「一張的紙」的說法。⁵

依上述定義與判準為立基，戴浩一等(1998:11)強調此研究中「只採用真正具分類作用的分類詞，非分類詞的量詞則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另外也優先採用只用於道地台語而不用於台灣華語的分類詞。該研究共討論了24個分類詞，並依認知觀點將其分為四類：整體的部分、形狀、排列方式與其他，如下所列。

1. 整體的部分：
bué/bé尾、luí蕊、niá領、tíng頂。
2. 形狀：
ki枝、liáp粒、tiâu條、tiunn張。
3. 排列方式：
ngeh莢、kuānn掙、phāinn掙、pī枇、pha葩、suī穗、tsāng穰。
4. 其他：
ê个、kha跤、kha跤2、liâu條、pha葩2、tái台、tè塊、tsiah隻、tsiah隻2。⁶

然而依戴浩一等所提出的觀點檢視戴等所提出的分類詞，卻導出錯誤的結論：「一pha葩葡萄」（一串葡萄）和「一liáp粒葡萄」（一粒葡萄）兩者都等於「一個葡萄」，而「一pī枇弓蕉」（一串香蕉）和「一tiâu條弓蕉」（一根香蕉）同樣都是「一個香蕉」；換言之，「一pha葩葡萄」等於「一liáp粒葡萄」；「一pī枇弓蕉」等於「一tiâu條弓蕉」。

再從戴浩一等所提出的分類詞定義來看，分類詞所擷取自名詞的特性當永久與該名詞連結。然而，葡萄即使不成「pha葩」（意指成串），仍可以是一個完整的葡萄，香蕉即便不成「pī枇」（意指成串），也仍可以是一個完整的香蕉；反觀，不成「liáp粒」的葡萄或不成「tiâu條」的香蕉，則不會是一個完整的葡萄或香蕉。

5. 本句法觀點譯文引述自戴浩一等(1998:4)。

6. 在戴浩一等(1998:11)的研究中，若一個分類詞有兩種用法，則第二種用法標記為2，例如，「一葩葡萄」（一串葡萄）的「pha葩」是排列方式類，「一pha葩電火」（一盞電燈）的「pha葩2」是其他類。

由此可見，雖然戴浩一等的確點出了分類詞與量詞的本質差異，但是僅要依此定義精準判定分類詞，恐仍稍顯不足。

上述十一筆文獻中，所羅列的量詞及分類詞數量差別甚鉅，選採的語詞也有相當程度的落差。主要原因應是在於分類詞的界定不明，常與量詞混淆。因此，唯有透過明確的分類詞界定，釐清台語分類詞的範疇，才能使台語分類詞在未來的台語研究中獲得應有的重視。

3. 台語分類詞與量詞之區辨標準

在界定分類詞與量詞範疇上，本文將以Her & Hsieh (2010)與Her (2012)所提出的分類詞與量詞之語法及語意測試作為區辨分類詞與量詞範疇的標準。

3.1 分類詞與量詞的語法測試

首先，對於漢語分類詞與量詞之語法測試，Her & Hsieh (2010)與Her (2012)提出「數詞／形容詞併用法」、「『的』插入法」與「『個』替換法」三種方式。與第一個方式相關的是Cheng & Sybesma (1998:390)所提「只有量詞能被部分形容詞修飾；但分類詞不能」之主張，他們以(2)作為佐證。

- (2) a. *一 小/大 隻狗
 隻-C
 b. 一 小/大 箱書
 箱-M
- (Cheng & Sybesma 1998)

(2a)和(2b)分別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例句，所以前者不能被形容詞「大/小」修飾，後者可以。然而，有些母語人士認為(2a)是符合語法的句子，Hsieh (2008)與Her & Hsieh (2010)也分別在中研院語料庫以及Google搜尋引擎中找到分類詞被形容詞修飾的例子，例如：「一大顆蘋果」、「一大本書」。於是Her & Hsieh (2010:534)奠基於「量詞能阻絕數詞計量和形容詞修飾；而分類詞則不具有此功能」的觀察，修訂了Cheng & Sybesma (1998)的「形容詞修飾法」(adjectival modification)

測試，並提出更精確的「數詞／形容詞併用法」(Numeral/Adjectival Stacking)，說明如下。

Her & Hsieh指出，分類詞前的數詞計量效果會同時在分類詞和其後的名詞上起作用，而量詞前的數詞計量效果只會作用在量詞本身。因此(3a)中，數詞「一」只計量量詞「箱」，數詞「十」分別計量分類詞「顆」和名詞「蘋果」，是合語法的句子。在(3b)中，數詞「一」和「十」分別計量量詞「箱」和「包」，也是合語法的句子。

- (3) a. 一箱十顆蘋果 (Her & Hsieh 2010: (11))
箱-M顆-C
b. 一箱十包蘋果
箱-M包-M

然而，由於分類詞不具有阻絕性，在(4a)中，數詞「一」同時計量分類詞「個」和「顆」，這和數詞「十」計量分類詞「顆」的語意產生衝突。同理，(4b)中，數詞「一」和「十」都各自計量「包」，也使該句語意不一致。

- (4) a. *一個十顆蘋果 (Her & Hsieh 2010: (12))
個-C顆-C
b. *一個十包蘋果
個-C包-M

同樣依據分類詞無阻絕性的現象，形容詞修飾也會同時越過分類詞，由此可推導出兩點預測。第一點，對分類詞的修飾語，同樣也會修飾名詞，如(5a)所示；而量詞則無此現象，如(5b)所示。第二點，反義形容詞的併用在分類詞上是不可能的，如(6)；但在量詞上卻是可行的，如(7)。

- (5) a. 一大顆蘋果 = 一顆大蘋果
顆-C 顆-C
b. 一大箱蘋果 ≠ 一箱大蘋果 (Her & Hsieh 2010: (13))
箱-M 箱-M

(6) a. *一大顆小蘋果
顆-C

b. *大大的一顆小蘋果 (Her & Hsieh 2010: (15))
顆-C

(7) a. 一大箱小蘋果
箱-M

b. 大大的一箱小蘋果 (Her & Hsieh 2010: (14))
箱-M

Her & Hsieh總結以上的觀察，將更精確的測試法整理如(8)。

(8) 數詞／形容詞併用法(Numeral/Adjectival Stacking)

- a. 假設 [Num X Num Y N]合語法，則 $X=M$ ， $X \neq C$ ，且 $Y=C/M$ 。
- b. 假設語意上 [Num A X N]=[Num X A N]，則 $X=C$ ，且 $X \neq M$ 。
- c. 假設A1 and A2 為反義詞，如果 [Num A1 X A2 N]語意不一致，則 $X=C$ ，且 $X \neq M$ ；反之， $X=M$ ，且 $X \neq C$ 。

數詞／形容詞併用法的立基點在於量詞與分類詞的本質差異，也就是「量詞能阻絕數詞計量和形容詞修飾；而分類詞則不具有此功能」，且台語和台灣華語的名詞詞組結構雷同，唯一的差別是形容詞的使用。⁷在沒有數詞的情況下，台語的形容詞，如：「tuā大」(大)、「sè細」(小)，通常不能直接修飾名詞，如：*「tuā phông-kó大蘋果(大蘋果)」，*「sè phông-kó細蘋果(小蘋果)」，必須加上分類詞或量詞，如：「tuā liáp phông-kó大粒蘋果(大顆蘋果)」，「sè liáp phông-kó小粒蘋果(小顆蘋果)」，而在有數詞的情況下，數詞只能是「一」，而且能夠修飾分類詞或量詞的形容詞更加受限，只能是「tuā大」，而

7. 在台灣華語中，只要是可以用「大」「小」修飾的名詞，如：「蘋果」(「這個蘋果很大」，「那個蘋果很小」)，就可以使用[大／小+名詞]的組合，例如「大蘋果」和「小蘋果」，另一方面，台灣華語也可以接受[大／小+分類詞或量詞+名詞]的組合，如：「大條魚」、「大碗麵」，但是此用法不是所有的分類詞或量詞都適用，如「大個冰箱」接受度相對就很低。最後，台灣華語也可以接受[數詞+大／小+分類詞或量詞+名詞]的組合，如：「三大隻雞」和「一小杯水」。有關漢語分類詞前形容詞的研究請參見 Luo et al. (2017)，此論文認為「大」或「小」這類形容詞主要是表達部分(part of)的關係。

「sè細」則不能接受，如：「tsit tuā liáp phông-kó 一大粒蘋果（一大顆蘋果）」和*「tsit sè liáp phông-kó 一細粒蘋果（一小顆蘋果）」。^{8,9}

在使用相同的分類詞或量詞的情況下，只要是形容詞不是反義，就可接受，例如：

- (9) a. tsit tuā liáp tuā liáp phông-kó （一大顆大顆蘋果）
 一 大 粒-C 大 粒-C 蘋果
 b. *tsit tuā liáp sè liáp phông-kó （*一大顆小顆蘋果）
 一 大 粒-C 細 粒-C 蘋果

但是如果使用不同的分類詞或量詞，如(10)所示，根據量詞會阻斷形容詞修飾的原則，由於(10)沒有語意不一致，我們可以得知「siunn箱」是量詞。

- (10) tsit tuā siunn sè liáp phông-kó （一大箱小顆蘋果）
 一 大 箱-M 細 粒-C 蘋果

於是，我們把(8)的測試法修正為(11)，用來檢驗台語：

- (11) 數詞／形容詞併用法 (Numeral/Adjectival Stacking) (台語適用)
 a. 假設[Num X Num Y N]合語法和語意，而[Num Y Num X N]不合語法和語意，則X=M，Y=C。
 b. 假設A1 and A2 為反義詞，且 [Num A1 X A2 Y N]合語法和語意，而[Num A1 Y A2 X N]不合語法和語意，則X=M，Y=C。

須要注意的是(11)排除Y是量詞的可能性，因為通常量詞可以互換。例如：

- (12) a. tsit àh sann pau phû-tô （一盒三包葡萄）
 一 盒-M 三 包-M 葡萄
 b. tsit pau sann àh phû-tô （一包三盒葡萄）
 一 包-M 三 盒-M 葡萄

8. 我們感謝連金發教授對此之觀察，因篇幅有限，我們另外行文討論。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台語可以使用詞綴「á仔」表示微小或不定數之意，如：「tsit liáp- á phông-kó 一粒仔蘋果」和「n̄ng ê- á hâk-sing 兩個仔學生」。

9. Liu (2010)認為「形容詞+分類詞」的組合是一個複合詞的形式，分類詞提供面向(dimension provider)，而可以出現在分類詞前的形容詞必須具有排序功能(ordering function)。

現在根據(11)，我們來檢驗下例中的「tiâu條」和「pī枇」。首先，根據(11a)的公式，(12)中的「pī枇」為量詞，「tiâu條」為分類詞。(13)中，「tsit tuā pī king-tsio 一大枇（一大串）」表示該串香蕉上有很多根香蕉，但香蕉大小不一定；而「sè tiâu細條（小條）」則表示該串香蕉上的香蕉很小，但香蕉根數可多可少，前者因此可以與後者並存，合語法和語意，但是「tiâu條」和「pī枇」不能互換，因此根據(11b)的公式，也得出「pī枇」為量詞，「tiâu條」為分類詞。

- (13) a. tsit pī sì-tsáp tiâu king-tsio （一串四十根香蕉）
 一 枇-M 四十 條-C 弓蕉
 b. *tsit tiâu sì-tsáp pī king-tsio （*一根四十串香蕉）
 一 條-C 四十 枇-M 弓蕉
- (14) a. tsit tuā pī sè tiâu king-tsio （一大串小根香蕉）
 一 大 枇-M 細 條-C 弓蕉
 b. *tsit tuā tiâu sè pī king-tsio （*一大根小串香蕉）
 一 大 條-C 細 枇-M 弓蕉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得出以上例句中「tiâu條」和「pī枇」分別為分類詞和量詞，但如果檢驗其他用例，如(15)，我們也會發現「tiâu條」有量詞的用法。

- (15) tsit-tiâu hun （一條菸）
 一條-M 薰

讀者使用上述的方法即可得到(15)中的「tiâu條」是量詞的用法。所以我們最後將之歸類於分類詞和量詞兼具類（請見下面的表2），我們也在4.1節中再以「bīn面」和「pha葩」為例，示範他們作為分類詞和量詞的兩種用法。

而在「『的』插入法」部分，Chao (1968:555)和Tai & Wang (1990)都指出，「的」可以選擇性地插入於量詞後，但不能插入於分類詞後，如(16)所示。然而，Hsieh (2008)自中研院語料庫中，找到如(17)的例子。

- (16) 一箱/*本的書

- (17) a. 五百萬隻的鴨子
 b. 幾百條的海蛇

(Hsieh 2008: (31a), (33a))

Tang (2005)和Zhang (2009)認為在[數詞-分類詞-的名詞]這個詞組結構中，數字越小，該詞組的可接受度就越低。而Her & Hsieh又更進一步提出任何使分類詞複雜度增加的因素都會提高「『的』插入法」的接受度，並將此插入法修訂如下(18)，使其更為精確。

- (18) 「『的』插入法」 (*de-inserton*)
[一 M/*C 的 N]

台灣華語中的「的」相當於台語中的「ê的」。因此在(18)中，運用「『的』插入法」亦可作為區別台語分類詞與量詞的判準原則；可得「áp盒」為量詞，「liáp粒」為分類詞。

- (19) tsit áp/*liáp ê thng-kâm-á (一盒/*粒的糖果)
一 盒-M/*粒-C 的糖含仔

另外「『個』替換法」方面，Tai & Wang (1990)和Tai (1994)都指出，當一個語詞能夠以「個」這個中性的分類詞(*generic classifier*)替換且不改變語意，則該語詞為分類詞；否則該語詞則為量詞。

- (20) a. 一張桌子=一個桌子
b. 一斤紅糖 ≠ 一個紅糖 (Tai 1994)

不過Her & Hsieh強調，有別於前兩個測試法，「『個』替換法」要成立，在邏輯上應先滿足兩項前提：首先，分類詞與量詞有別須先証實為真；其次，「個」須先被驗證為分類詞。而透過前述介紹的兩項測試法可知，這兩項前提確實成立。Her & Hsieh將「『個』替換法」陳述如(21)所示。

- (21) 「『個』替換法」 (*ge-substitution*)
假設語意上[Num X N]=[Num 個 N]，則X=C，且X≠M。

在台語中，與「個」相對應的詞為「ê/lê个」。因此在(22)中運用「『个』替換法」，可知在此「tè塊」作為分類詞，而「kin斤」作為量詞。

- (22) a. nng tè í-á = nng ê í-á (兩張椅子=兩個椅子)
兩 塊-C 椅仔 兩 个-C 椅仔
b. nng kin thng ≠ nng ê thng (兩斤糖≠兩個糖)
兩 斤-M 糖 兩 个-C 糖

Her & Hsieh的三項語法測試在台語中亦能適用，但這些測試各有其適用範圍的侷限性，這樣的侷限性在台語中亦然。首先，僅部分分類詞能搭配「大／小」等形容詞，所以有些分類詞無法運用「數詞／形容詞併用法」驗證，譬如：「?tsit tuā miâ kàu-su一大名教師（一大名教師）」。⁹其次，「『個』替換法」使用在某些分類詞上會不符合語言使用習慣，譬如：「tsit ki thâu-mîng一枝頭毛（一根頭髮）」=「?tsit ê thâu-mîng一個頭毛（?一個頭髮）」。¹⁰最後，Lai (2011:35)發現，在台灣華語的日常生活用語中偶見違背「『的』插入法」的分類詞用例。因此，固然語法測試可做為判斷C/M的方式，但由於上述這些侷限，語法測試僅構成判定C/M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3.2 分類詞與量詞的集合論差異

Her & Hsieh (2010)論述分類詞與量詞的語意差異在於：分類詞藉由強調名詞中某些顯著的或本質的屬性以分類名詞，由於分類詞並未對名詞增添語意，因此分類詞本身的語意是多餘的；而量詞因為與數詞一同計量名詞，所以確實對名詞增添額外的語意。Her (2012)將此概念以集合論的方式詮釋於(23)。

- (23) 分類詞與量詞的集合論差異 (Her 2012: (22))
 假設有一合語法詞組[Num K N]，X表K所指稱的一組語意特性，且Y表N所指稱的一組語意特性，則唯有當 $X \subset Y$ 時，K為C；否則，K為M。

以集合論的概念，可檢視(24)中「mîng門」和「king 莖」跟名詞「錨」語意關係的差異。(24a)中的「mîng門」原意是用來表示「形狀或作用像門的物體」，這個「門形」語意特性已隱含於必然彎曲成門拱形的「錨」裡，故「mîng門」為分類詞；(24b)中的「king 莖」原意指「花莖」，用來凸顯常綁在錨上「如花莖般細軟」的繩軸，但「如花莖般細軟」的語意特性並非「錨」必備的語意特性，因此「king 莖」為量詞。

- (24) a. tsit mîng tiānn（一個錨）
 一 門-C 碇
 b. tsit king tiānn（一串錨鏈¹⁰）
 一 莖-M 碇

10. 台灣華語似乎沒有相對的量詞，我們暫且將之翻譯成「一串錨鏈」。

然而，集合論的概念僅能用於辨析像(24)這樣語意明確且與名詞仍關係緊密的情形。有些分類詞如未經考據則語意不明，台語母語者也不見得清楚其語意，譬如「tsit phit bé一匹馬（一匹馬）」中的「phit匹」。然而，這並不能改變台語母語者仍舊憑藉語感使用「phit匹」，而「phit匹」也通過三項語法測試檢驗為分類詞。因此即便語意不明無法以集合論判讀，仍不改變「phit匹」為分類詞的事實。另外，還有些分類詞固然語意明確，卻不必然總與所搭配的名詞有直接關係。分類詞與名詞語意關係鬆脫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分類詞可搭配的物品在歷時語言發展中逐漸改變，其二是名詞所代表的物品隨時代變遷和文化發展有所改變。前者的例子可見於「niá領」。「niá領」原意為「領子、衣領」，可和「sann衫（衣服）、khò褲（褲子）、mí-phuē棉被（棉被）」等物品搭配，但這些物品中，僅「衣服」可能具備「領子、衣領」這項語意特性。同樣地，「niá領」也能夠通過三項語法測試，確實為分類詞。後者的例子有「tsit liáp tiān-tí一粒電池（一顆電池）」。¹¹戴浩一等(1998)發現，雖然誘發實驗中提供的圖片為細長條狀的電池（3號電池），但受試者卻以慣常用於三維顯著度相當的「liáp粒」而非以強調二維顯著度的「tiān條」來分類「電池」，由此推估這是因為早年電池（1號、2號電池）為矮胖的圓柱體，而受試者受過去文化經驗影響所致。

由此可知，隨著語言發展或文化變遷，分類詞與名詞的語意關連可能漸趨隱微。因此，集合論的差異亦為判斷分類詞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3.3 分類詞與量詞的語意數值差異

Au Yeung (2005; 2007)假定辨識語言中的乘法運算有其必要性，並以此論證在C/M呈現上倍數數值1為不可或缺的角色。¹¹Au Yeung提出C/M的差異在於C的數值為「每單位1物品標記」(*one token_{object} per unit*)而M的數值為「每單位 n 物品標記」(*n token_{object} per unit*)。此處Au Yeung將「物品標記(*token_{object}*)」視為「單位」尺寸(*the size of the “unit”*)或套件(*the set*)。以下(25)分別為C和M的例子。

11. Au Yeung (2005)所使用的名稱為「分類性的分類詞(*sortal classifier*)」和「非分類性的分類詞(*non-sortal classifier*)」，相當於本論文所採定義下的「分類詞(C)」與「量詞(M)」；為使全文連貫以便閱讀，在此皆改以C和M稱之。

- (25) a. 三個球 ($3 \times (1 \times 1\text{set}) \times \text{球}$)
個-C
b. 三對球 ($3 \times (2 \times 1\text{set}) \times \text{球}$)
對-M

Her (2012)根據Au Yeung的理論基礎，進而提出以下論點：如果以數值方式呈現C/M，數詞和C/M間唯一可行的數學連結是乘號，其中C必為被乘數1，如(26)所示。

- (26) Her (2012)的準則
[Num K N] = [Num \times x N]，唯有當 $x=1$ 時， $K=C$ ，否則 $K=M$ 。

前述之三項語法測試以及集合論概念在適用範圍上都有其侷限性。在語法測試部分，第一，有些分類詞無法搭配形容詞，因此無法運用「數詞／形容詞併用法」驗證。第二，在台灣華語的日常生活用語中偶見違背「『的』插入法」的分類詞用例。第三，「『個』替換法」使用在某些分類詞上會不符合語言使用習慣。而在集合論差異部分，此概念僅能用於辨析語意明確且與名詞仍關係緊密的分類詞。另外，有些分類詞雖然語意明確，卻不必然與所搭配的名詞有直接關係。基於這些因素，語法測試與集合論差異只能作為判定C之充分條件。由於C在語意上的數值為1是必要且充分之條件，而集合論和語法測試皆僅為充分條件，因此本文將以語意數值差異為主，集合論和語法測試為輔，來作為判定C/M的標準。

4. 語料分析

4.1 台語分類詞的清單

我們以前面語意數值、集合論、和語法測試三個角度來一一檢視文獻回顧中的十一筆文獻語料，依檢驗結果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檢驗為分類詞的語料；第二種是檢驗為分類詞與量詞兼具的語料。第三種是檢驗為非分類詞（含量詞、數詞等）的語料。

第一種檢驗為分類詞的情況，以「bué尾」舉例說明。首先以語意數值的角度來看，根據(27)的檢驗結果顯示，「tsit bué hî一尾魚（一條魚）」語意等於「tsit hî一魚（一魚）」，因此「bué尾」為分類詞。

- (27) tsit bué hî = tsit×1 hî (一條魚=一×1 魚)
 一 尾-C 魚 一 魚

另外，「bué尾」原意為「鳥獸蟲魚等脊椎末梢突出的部分」，¹²這是「bué尾」搭配的名詞「hî魚」所必備的語意特性。根據集合論角度，「bué尾」為分類詞。

最後以語法測試檢驗「tsit bué hî一尾魚（一條魚）」中的「bué尾」。透過(28)和(29)的數詞／形容詞併用法測試、(30a)的「『的』插入法」，可知「bué尾」為分類詞。(30b)的「『個』替換法」在此並不合乎習慣用法，有違語感，但並不影響「bué尾」為分類詞的驗證。

- (28) a. tsit nâ tsáp bué hî (一籃十條魚)
 一 籃-M 十 尾-C 魚
 b. *tsit bué tsáp nâ hî (*一條十籃魚)
 一 尾-C 十 籃-M 魚
- (29) a. tsit tuā nâ sè bué hî (一大籃小條魚)
 一 大 籃-M 細 尾-C 魚
 b. *tsit tuā bué sè nâ hî (*一大條小籃魚)
 一 大 尾-C 細 籃-M 魚
- (30) a. *tsit bué ê hî (*一條的魚)
 一 尾-C 的 魚
 b. tsit bué hî = ?tsit ê hî (一條魚=?一個魚)
 一 尾-C 魚 一 個-C 魚

再以「kha跤」為例。「kha跤」可以搭配的名詞相當廣泛，包括「ê鞋（鞋）、tī箸（筷）、siunn-á箱仔（箱子）」等。同樣先以語意數值的角度檢驗「tsit kha ê/tī/siunn-á一跤鞋／箸／箱仔（一隻鞋／筷子／箱子）」，(31)的檢驗結果顯示「tsit kha ê / tī / siunn-á一跤鞋／箸／箱子（一隻鞋／筷子／箱子）」分別相當於「tsit ê / tī / siunn-á一鞋／箸／箱仔（一鞋／筷子／箱子）」，因此「kha跤」為分類詞。

12. 在本節中，待檢驗的分類詞或量詞、以及所搭配的名詞之語意，主要根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線上版》(2011)，若該辭典僅提供中文對照之語意，則改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版》(2015)所提供之語意為依據。

- (31) a. tsit kha ê = tsit x1 ê (一隻鞋=一x1 鞋)
 一 跤-C 鞋 一 鞋
- b. tsit kha tī = tsit x1 tī (一枝箸=一x1 箸)
 一 跤-C 箸 一 箸
- c. tsit kha siunn-á = tsit x1 siunn-á (一只箱子=一x1 箱子)
 一 跤-C 箱仔 一 箱仔

接著以集合論的角度檢視上述三個用例。「kha 跤」本意為「腿、足」。「ê 鞋」的釋義為「腳上的穿著物」，「tī 箸（筷）」的釋義為「夾取食物或其他東西的用具」，「siunn-á 箱仔（箱子）」的釋義為「盛裝物品的方形器具」。在此除了「ê 鞋（鞋）」的語意具有「腿、足」的語意之外，僅就字面意涵來看，「tī 箸（筷）、siunn-á 箱仔（箱子）」和「腿、足」的語意毫無關連。因此，單就集合論視角，僅能驗證「kha 跤」在「tsit kha ê 一跤鞋（一隻鞋）」中為分類詞，但無法支持「kha 跤」在「tsit kha tī 一跤箸（一枝筷子）、tsit kha siunn-á 一跤箱仔（一只箱子）」裡為分類詞。

最後以語法測試同樣檢視「kha 跤」的三個用例。(32-33)的「數詞／形容詞併用法」顯示三個用例的「kha 跤」皆為分類詞。(34-36)顯示三個用例皆能通過「『的』插入法」和「『個』替換法」的測試，因此都是分類詞。

- (32) a. tsit tui sann-tsáp kha ê/tī/siunn-á
 一 堆-M 三十 跤-C 鞋/箸/箱仔
 (一堆三十隻鞋/三十枝筷子/三十只箱子)
- b. *tsit kha sann-tsáp tui ê/tī/siunn-á (*一隻/枝/只三十堆鞋/筷子/箱子)
 一 跤-C 三十 堆-M 鞋/箸/箱仔
- (33) a. tsit tuā tui sè kha ê/tī/siunn-á (一大堆小隻鞋/小枝筷子/小只箱子)
 一 大 堆-M 細 跤-C 鞋/箸/箱仔
- b. *tsit tuā kha sè tui ê/tī/siunn-á (*一大隻/枝/只小堆鞋/筷子/箱子)
 一 大 跤-C 細 堆-M 鞋/箸/箱仔
- (34) a. *tsit kha ê ê (*一隻的鞋)
 一 跤-C 的 鞋
- b. tsit kha ê = tsit lê ê (一隻鞋=一個鞋)
 一 跤-C 鞋 一 个-C 鞋

- (35) a. *tsit kha ê tī (*一枝的筷)
 一 跤-C 的 箸
 b. tsit kha tī = tsit ê tī (一枝筷=一個筷)
 一 跤-C 筷子 一 个-C 箸
- (36) a. *tsit kha ê siunn-á (*一只的箱子)
 一 跤-C 的 箱仔
 b. tsit kha siunn-á = tsit ê siunn-á (一只箱子=一個箱子)
 一 跤-C 箱仔 一 个-C 箱仔

第二種則是檢驗為分類詞與量詞兼具的情形。我們以「bīn面」的兩個用例「tsit bīn kiànn一面鏡（一面鏡子）」和「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一面數學題目（一面數學題目）」來測試。首先，(37ab)檢視其語意數值。(37a)顯示，「tsit bīn kiànn一面鏡（一面鏡子）」語意相當於「tsit kiànn一鏡（一鏡子）」。但(37b)顯示，「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一面數學題目（一面數學題目）」無法等同於「tsit sòo-hák tê-bók一數學題目（一數學題目）」。因此，「bīn面」的這兩個用例中，在前例表現為分類詞，在後例表現為量詞。

- (37) a. tsit bīn kiànn = tsit ×1 kiànn (一面鏡子=一×1 鏡)
 一 面-C 鏡 一 鏡
 b. 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 ≠ tsit ×1 sòo-hák tê-bók
 一 面-M 數學題目 一 數學題目
 (一面數學題目≠*一×1 數學題目)

接著從集合論的角度檢驗兩個例子。「bīn面」原意為「臉」，「kiànn鏡（鏡子）」主要是用來「照臉」的用具，因此「bīn面」可視為「kiànn鏡（鏡子）」必然隱含的概念，故為分類詞；但是「臉」跟「sòo-hák tê-bók數學題目（數學題目）」則無直接語意關連，因此在此的「bīn面」為量詞，指的是一頁面的量。

最後以語法測試同樣檢驗這兩個用例。(38-40)顯示，「tsit bīn kiànn一面鏡（一面鏡子）」的「bīn面」為分類詞；(41-43)顯示「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一面數學題目（一面數學題目）」的「bīn面」為量詞。

- (38) a. tsit siunn tsáp bīn kiànn (一箱十面鏡子)
 一 箱-M 十 面-C 鏡
 b. *tsit bīn tsáp siunn kiànn (*一面十箱鏡子)
 一 面-C 十 箱-M 鏡
- (39) a. tsit tuā siunn sè bīn kiànn (一大箱小面鏡子)
 一 大 箱-M 細 面-C 鏡
 b. *tsit tuā bīn sè siunn kiànn (*一大面小箱鏡子)
 一 大面-C 細 箱-M 鏡
- (40) a. *tsit bīn ê kiànn (*一面的鏡子)
 一 面-C 的 鏡
 b. tsit bīn kiànn = tsit ê kiànn (一面鏡子=一個鏡子)
 一 面-C 鏡 一 個-C 鏡
- (41) a. tsit bīn tsáp tê sòo-hák tê-bók (一面十題數學題目)
 一 面-C 十 題-C 數學 題目
 b. *tsit tê tsáp bīn sòo-hák tê-bók (*一題十面數學題目)
 一 題-C 十 面-C 數學 題目
- (42) a. tsit tuā bīn sè tê sòo-hák tê-bók (一大面小題數學題目)
 一 大 面-M 細 題-C 數學 題目
 b. *tsit tuā tê sè bīn sòo-hák tê-bók (*一大題小面數學題目)
 一 大 題-C 細 面-M 數學 題目
- (43) a. tsit bīn ê sòo-hák tê-bók (一面的數學題目)
 一 面-M 的 數學題目
 b. 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 ≠ tsit ê sòo-hák tê-bók
 一 面-M 數學 題目 一 個-C 數學 題目
 (一面數學題目 ≠ 一個數學題目)

再舉「pha葩」為例說明，首先，從語意數值檢視「pha葩」的兩個用例「tsit pha tiān-hué一葩電火（一盞電燈）」和「tsit pha phû-tô一葩葡萄（一串葡萄）」。(44a)裡，「tsit pha tiān-hué一葩電火（一盞電燈）」必然是「tsit tiān-hué一電火（一電燈）」，故「pha葩」在此為分類詞；但(44b)中，「tsit pha phû-tô一葩葡萄（一串葡萄）」的數量超過「tsit phû-tô一葡萄（一葡萄）」，因此「pha葩」在此為量詞。

- (44) a. tsit pha tiān-hué = tsit ×1 tiān-hué (一盞電燈=一×1 電燈)
 一 葩-C 電火 一 電火
- b. tsit pha phû-tô ≠ tsit ×1 phû-tô (一串葡萄≠一×1 葡萄)
 一 葩-M 葡萄 一 葡萄

辭典中「pha葩」僅有量詞的語意，分別是「計算燈火的單位」和「計算成串物品的單位」。由於辭典未提供「pha葩」在作為量詞前的語源語意，在此無法以集合論的角度討論「pha葩」的詞性。

從語法測試來看，(45-47)檢驗出「tsit pha tiān-hué一葩電火（一盞電燈）」中的「pha葩」為分類詞，(48-50)檢驗出「tsit pha phû-tô一葩葡萄（一串葡萄）」中的「pha葩」為量詞。

- (45) a. tsit kuānn tsáp pha tiān-hué (一串十盞電燈)
 一 綰-M 十 葩-C 電火
- b. *tsit pha tsáp kuānn tiān-hué (*一盞十串電燈)
 一 葩-C 十 綰-M 電火
- (46) a. tsit tuā kuānn sè pha tiān-hué (一大串小盞電燈)
 一 大 綰-M 細 葩-C 電火
- b. *tsit tuā pha sè kuānn tiān-hué (*一大盞小串電燈)
 一 大 葩-C 細 綰-M 電火
- (47) a. *tsit pha ê tiān-hué (*一盞的電燈)
 一 葩-C 的 電火
- b. tsit pha tiān-hué = tsit ê tiān-hué (一盞電燈=一個電燈)
 一 葩-C 電火 一 个-C 電火
- (48) a. tsit pha gōo-tsáp liáp phû-tô (一串五十粒葡萄)
 一 葩-M 五十 粒-C 葡萄
- b. *tsit liáp gōo-tsáp pha phû-tô (*一粒五十串葡萄)
 一 粒-C 五十 葩-M 葡萄
- (49) a. tsit tuā pha sè liáp phû-tô (一大串小粒葡萄)
 一 大 葩-M 細 粒-C 葡萄
- b. *tsit tuā liáp sè pha phû-tô (一大粒小串葡萄)
 一 大 粒-C 細 葩-M 葡萄

- (50) a. tsit pha ê phû-tô (一串的葡萄)
 一 葩-M 的 葡萄
 b. tsit pha phû-tô ≠ tsit ê phû-tô (一串葡萄≠一個葡萄)
 一 葩-M 葡萄 一 个-C 葡萄

而第三種為檢驗為量詞之情況，此處以「pî枇」為例說明。先以語意數值檢視，在(51)中發現「tsit pî king-tsio一枇弓蕉（一串香蕉）」的語意數值多於「tsit king-tsio一弓蕉（一香蕉）」。

- (51) tsit pî king-tsio ≠ tsit ×1 king-tsio (一串香蕉≠×1 香蕉)
 一 枇-M 弓蕉 一 弓蕉

再從集合論的觀點看「pî枇」。辭典中「pî枇」僅有量詞語意，表「計算成串物品的單位」。由於香蕉不成串時，依然為香蕉，因此「pî枇」不是香蕉必備的語意，應視為量詞。另外，也從語法測驗重新檢驗「pî枇」。根據(52-54)語法測試的結果，「pî枇」驗證為量詞。

- (52) a. tsit pî tsáp ngh king-tsio (一串十根弓蕉)
 一 枇-M 十 莢-C 弓蕉
 b. *tsit ngh tsáp pî king-tsio (*一根十串弓蕉)
 一 莢-C 十 枇-M 弓蕉
 (53) a. tsit tuā pî sè ngh king-tsio (一大串小根香蕉)
 一 大 枇-M 細 莢-C 弓蕉
 b. *tsit tuā ngh sè pî king-tsio (*一大根小串香蕉)
 一 大 莢-C 細 枇-M 弓蕉

- (54) a. tsit pî ê king-tsio (一串的香蕉)
 一 枇-M 的 弓蕉
 b. tsit pî king-tsio ≠ tsit ê king-tsio (一串香蕉≠一個香蕉)
 一 枇-M 弓蕉 一 个-C 弓蕉

另外再舉「khut窟」說明。李美齡(1998)將「khut窟」視為個體量詞。以下分別從語意數值、集合論和語法測驗三方面檢視「khut窟」。首先，「tsit khut han-tsî一窟番薯（一窪地瓜）」有可能多於「tsit han-tsî一番薯（一地瓜）」。

- (55) tsit khut han-tsî ≠ tsit ×1 han-tsî (一窪地瓜≠×1 地瓜)
 一 窟 番薯 一 番薯

再從集合論的角度，「khut窟（窪）」雖然是「han-tsî番薯（地瓜）」所生長的位置，但「han-tsî番薯（地瓜）」離開「khut窟」還是地瓜，因此「khut窟」並非「han-tsî番薯（地瓜）」所必備隱含的語意，故為量詞。最後從語法測驗，亦能得到相同結論。

- (56) a. tsit khut sann tiâu han-tsî （一窪三條地瓜）
 一 窟-M 三 條-C 番薯
 b. *tsit tiâu sann khut han-tsî （*一條三窪地瓜）
 一 條-C 三 窟-M 番薯
- (57) a. tsit tuā khut sè tiâu han-tsî （一大窪小條地瓜）
 一 大 窟-M 細 條-C 番薯
 b. *tsit tuā tiâu sè khut han-tsî （*一大條小窪地瓜）
 一 大 條-C 細 窟-M 番薯
- (58) a. tsit khut ê han-tsî （一窪的地瓜）
 一 窟-M 的 番薯
 b. tsit khut han-tsî ≠ tsit ê han-tsî （一窪地瓜≠一個地瓜）
 一 窟-M 番薯 一 个-C 番薯

依照上述方式審視文獻語料，檢驗結果分類詞共有65個，而量詞與分類詞兼具的語料共有18個。下列表1與表2分別統整列出了所有檢驗為分類詞以及分類詞與量詞兼具之語料用例。而檢驗為非分類詞（含量詞、數詞等）的語料，由於數量繁雜且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中，因此將不另行統整收錄。

表 1. 65 個檢驗為分類詞的語料用例

分類詞	代表用例
bué/bé 尾	tsit bué hî 一尾魚（一條魚）
ê 个	tsit ê lâng/pió-á/ki-huē 一个人／錶仔／機會（一個人、一隻錶、一個機會）
hāng 項	tsit hāng tǎi-tsi 一項代誌（一件事情） tsit hāng mih-kiānn 一項物件（一樣東西）
hiòh 葉	tsit hiòh hiòh -á 一葉葉仔（一片葉子）
hōo 戶	tsit hōo jîn-ke 一戶人家（一戶人家）
hún 痕	tsit hún to hún 一痕刀痕（一痕刀痕）
jí/lí 子	tsit jí king-tsio 一子弓蕉（一根香蕉）

表 1. (續上表)

分類詞	代表用例
jī/li 字	tsit jī hàn-jī 一字漢字（一個漢字）
jiah/liah 跡	tsit jiah kì-hō 一跡記號（一個記號）
jīm/līm 任	tsit jīm tsóng-thóng 一任總統（一任總統）
kauh 餤	tsit kauh jün-piánn 一餤潤餅（一捲潤餅）
keh 格	tsit keh keh-á 一格格子（一格格子）
khang 空	tsit khang khang-tshui 一空空喙（一個傷口）
kháu 口	tsit kháu tsénn 一口井（一口井）
kha 跤	tsit kha ê 一跤鞋（一隻鞋）
khen	tsit khen tsiòh-thâu 一khen石頭（一塊石頭）
khí 起	tsit khí àn-kiánn 一起案件（一起案件）
khū 具	tsit khū kuann-tshâ 一具棺材（一具棺材）
kiánn 件	tsit kiánn hîng-lí/tâi-tsi 一件行李／代誌（一件行李、一件事情）
king 間	tsit king pâng-king 一間房間（一間房間）
ki 枝／支	tsit ki tshui 一支喙（一張嘴）
kóng 管	tsit kóng tsuí-kóng 一管水管（一條水管）
kù 句	tsit kù uê 一句話（一句話）
liáp 粒	tsit liáp tsiòh-thâu 一粒石頭（一粒石頭）
liâu 條	tsit liâu í-á 一條椅子（一張長板凳）
lîng 稜	tsit lîng siong-hûn 一稜傷痕（一道傷痕）
liú 鈕	tsit liú liú-á 一鈕鈕仔（一顆鈕扣）
luí 蕊	tsit luí hue 一蕊花（一朵花）
mî	tsit mî ô-á 一mî蚵仔（一粒蚵）
miâ 名	tsit miâ kàu-su 一名教師（一名教師）
mîng 門	tsit mîng tiánn 一門碇（一個錨）
niá 領	tsit niá sann 一領衫（一件衣服）
pâi 排	tsit pâi tik-pâi 一排竹排（一個竹筏）
pak 幅	tsit pak tôo 一幅圖（一幅圖）
pán 板	tsit pánn kiô 一板橋（一座橋）
phiánn 鉸	tsit phiánn thih-phiánn 一鉸鐵片（一片鐵片）
phiat 撇	tsit phiat tshui-tshiu 一撇鬚鬚（一撇鬚子）
phinn 篇	tsit phinn bûn-tsióng 一篇文章（一篇文章）
phit 匹	tsit phit bé 一匹馬（一匹馬）
phuá 袂	tsit phuá tsu-á-liân 一袂珠仔鍊（一串珠鍊）
phue	tsit phue hiòh-á 一phue葉仔（一片葉子）

表 1. (續上表)

分類詞	代表用例
pōo 步	tsit pōo kī 一步棋 (一步棋)
sian 身	tsit sian sîn-bîng 一身神明 (一尊神像)
sì 世	tsit sì lāng 一世 (一輩子)
sinn 扇	tsit sinn m̄ng 一扇門 (一扇門)
siú 首	tsit siú kua 一首歌 (一首歌)
sûn 巡	tsit sùn kim 一巡金 (軍警肩章、帽沿上的一條金色小槓)
tâi 台	tsit tâi tshia 一台車 (一輛車)
thong 通	tsit thong tiān-uē 一通電話 (一通電話)
tiānn 錠	tsit tiānn kim-á 一錠金仔 (一塊金子)
tíng 頂	tsit tíng bō-á 一頂帽子 (一頂帽子)
tiunn 張	tsit tiunn lê 一張犁 (一張犁)
tiunn 場	tsit tiunn pí-sài 一場比賽 (一場比賽)
tng 頓	tsit tng p̄ng 一頓飯 (一餐飯)
tòng 棟	tsit tòng lāu-á-tshù 一棟樓仔厝 (一棟樓房)
tóo 堵	tsit tóo piah 一堵壁 (一堵牆)
tsāng 欖	tsit tsāng tshiū-á 一欖樹仔 (一棵樹)
tshut 齣	tsit tshut hì 一齣戲 (一齣戲)
tshù 次	tsit tshù huē-gī 一次會議 (一次會議)
tsiah 隻	tsit tsiah niau 一隻貓 (一隻貓)
tsō 座	tsit tsō suann 一座山 (一座山)
tsun 尊	tsit tsun hùt 一尊佛 (一尊佛像)
tun 墩	tsit tun tsiòh-bō 一墩石磨 (一個石磨)
uân/ guân 員	tsit uân tã tsiòng 一員大將 (一位大將)
uī 位	tsit uī lāng-kheh/hó sóo-tsāi 一位人客/好所在 (一位客人、一個好地方)

表 2. 18 個檢驗為分類詞與量詞兼具的語料用例

分類詞與 量詞兼具	分類詞用例	量詞用例
bák 目	tsit bák tik-bák 一目竹目 (一個竹節)	tsit bák kam-tsià 一目甘蔗 (一節甘蔗)
bīn 面	tsit bīn kiànn 一面鏡 (一面鏡子)	tsit bīn sòo-hák tê-bók 一面數學題目 (一面數學題目)

表 2. (續上表)

分類詞與 量詞兼具	分類詞用例	量詞用例
khám 坎	tsit khám tiàm一坎店 (一家店)	tsit khám lâu-thui一坎樓梯 (一階樓梯)
khoo 箍	tsit khoo tshâ-thâu一箍柴頭 (一塊木頭)	tsit khoo gín 一箍銀 (一塊錢)
khùn 蜷	tsit khùn lók-im-tuà一蜷錄音帶 (一捲錄音帶)	tsit khùn tiân-suànn一蜷電線 (一捆電線)
khū 臼	tsit khū tsing-khū一臼春臼 (一個春臼)	tsit khū bí一臼米 (一臼米)
kng 卷	tsit kng ke-nng-kng一卷雞卵卷 (一根蛋捲)	tsit kng uē-sing-tsuá一卷衛生紙 (一卷衛生紙)
kuānn 綰	tsit kuānn tsu-á kuānn一綰珠仔綰 (一串串珠)	tsit kuānn nãi-tsi一綰荔枝 (一串荔枝)
ngeh 莢	tsit negeh king-tso一莢弓蕉 (一根香蕉)	tsit negeh thôo-tâu一莢塗豆 (一莢花生)
pang 幫	tsit pang tshia一幫車 (一班車)	tsit pang phue一幫批 (一批信)
pha 葩	tsit pha tiân-hué一葩電火 (一盞電燈)	tsit pha phû-tô一葩葡萄 (一串葡萄)
phinn 片	tsit phinn pang-á一片枋仔 (一片木板)	tsit phinn kiunn一片薑 (一片薑)
phō 部	tsit phō tiân-iánn 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	tsit phō tshesh一部冊 (一套書)
pún 本	tsit pún tshesh一本冊 (一本書)	tsit pún hì-bùn一本戲文 (一段戲文)
tànn 擔	tsit tànn tsuí-kó tànn一擔水果擔 (一攤水果攤)	tsit tànn tsuí一擔水 (一擔水)
tè 塊	tsit tè í-á一塊椅子 (一張椅子)	tsit tè si-kue一塊西瓜 (一塊西瓜)
tiâu 條	tsit tiâu soh-á一條索仔 (一條繩子)	tsit tiâu hun一條薰 (一條菸)
tsuā 逝	tsit tsuā suànn一逝線 (一條線)	tsit tsuā jī一逝字 (一行字)

5. 結語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釐清台語分類詞的範疇，透過11筆研究台語量詞與分類詞的文獻作為篩選台語分類詞的語料基礎，經過語意數值（必要且充分條件）、集合論（充分條件）和語法測試（充分條件）檢驗後共整理出83個台語分類詞（表1），其中65個為單純分類詞，如：「tsit bué hî一尾魚（一尾魚）」的「bué尾」，其他18個兼具分類詞與量詞，如：「pha葩」，其在「tsit pha tiān-hué一葩電火（一盞電燈）」是當分類詞，在「tsit pha phû-tô一葩葡萄（一串葡萄）」是當量詞。這份清單跟Her & Lai (2012)所檢驗出的台灣華語97個分類詞做初步的比較，顯示兩個方言有許多共通的分類詞，但也有許多台語獨特的分類詞，例如：

- (59) 台語特有的分類詞：liâu 條、phiánn 鉸、pán 板、bák 目、khoo 籬、khen、kauh 缺、sian 身、mî（耳）、pha 葩、kuānn 綰、khang 空、phue、ngeh 莢、khám 坎、tàn 擔、pâi 枰、phuáh 袂、liú 鈕、khū 臼、kha 跤、jī/lī 字、jiah/liah 跡、hûn 痕、lîng 稜、jí/lí 子

也有兩個方言共有的分類詞，但是可搭配的名詞不同，舉例如下：

- (60) tsun/zun1 尊
 共通：佛像
 僅華語：大砲、花瓶
- (61) tsiah/zhi1 隻
 共通：狗
 僅台語：桌子、椅子

(60)中的台語的「tsun尊」和台灣華語的「zun1尊」都可以用來歸類「各種佛像」，不過在台灣華語中，「zun1尊」已經拓展至形狀概念，可以用來搭配「大砲、（大型）花瓶」。而(61)的台語的「tsiah隻」和台灣華語的「zhi1隻」都用以搭配動物，不過台灣華語的「zhi1隻」可搭配各種動物，而台語的「tsiah隻」只能搭配不適用於「bué/bé尾」的動物，因此大多是搭配天上飛的動物或路上走的四腳動物。但「tsiah隻」可搭配的對象並不侷限於此類動物，而另以此類動物為概念，可延伸搭配像這類動物一樣可自行動的交通工具，或有腳而常移動的桌椅，這是台語分類詞非常特殊的分類樣貌(Lien & Chiu 2013: 947)。以上

僅舉數例，兩個方言的分類詞還有很多搭配詞不同之處，值得進一步詳加研究，以便提供教學研究參考。

最後，在研究限制方面，首先，最理想的台語分類詞使用研究應回歸田野調查，然而田野調查除了相當耗時以外，其所需運用的誘答或判定的實驗設計，仍需奠基於書面文獻的基礎。因此本文盡可能透過文獻整理出完備的台語分類詞清單，期望能提供未來台語分類詞田野調查研究的參考依據。其次，本文受限於書面語料，無法顧及台灣閩南語各地次方言的差異，這方面仍有待進一步的田野調查方能做更深入的討論。

謝辭

本文改寫自第一作者陳孟英之碩士論文「台灣閩南語中的分類詞」(2013)中之部分章節，此碩士論文由第三作者何萬順指導。第二作者謝妙玲為本文之通訊作者。我們感謝《語言暨語言學》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改進建議，也感謝科技部補助何萬順的專題研究計畫104-2410-H-004-164-MY3 以及106-2410-H-004-106-MY3，以及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謝妙玲的青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計畫104-2420-H-002-016-MY3-Y10622，特別是此計畫之薪傳學者連金發教授對論文提出了寶貴意見，助理謝佩妤則協助校稿，在此一併致謝。本文若有任何疏失，當由三位作者負全責。

參考文獻

Allan, Keith. 1977. Classifier. *Language* 53(2). 285–311. <https://doi.org/10.1353/lan.1977.0043>

Au Yeung, Wai Hoo Ben. 2005. *An interface program for parameterization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toral dissertation.) <https://doi.org/10.14711/thesis-b922442>

Au Yeung, Wai Hoo Ben. 2007. Multiplication basis of emergence of classifie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203–248.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eng, Lisa Lai-Shen & Sybesma, Rint. 1998. Yi-wan tang, yi-ge tang: Classified and massifier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8(3). 385–412.

Her, One-Soon & Hsieh, Chen-Tien. 2010. On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3). 527–551.

Her, One-Soon. 2012.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implications. *Lingua* 122(14). 1668–1691.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2.08.012>

- Her, One-Soon & Lai, Wan-Jun. 2012. Classifiers: The many ways to profile 'one' – A case study of Taiwan Mandar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Processing of Languages* 24(1). 79–94. <https://doi.org/10.1142/S1793840612400053>
- Hsieh, Miao-Ling. 2008.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Book Se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Hu, Xinlin (胡鑫麟). 1994. *Fenlei Taiyu xiaocidian* 分類台語小辭典 [Categorised pocket Taiwanese dictionary]. Taipei: Zili Wanbao.
- Jiaoyubu (教育部). 2015. *Chongbian Guoyu cidian xiudingben (wangluban)*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網路版)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online edition)].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Jiaoyubu (教育部) (ed.). 2011. *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 cidian (xianshangban)* 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 (線上版) [Dictionary of common word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online edition)].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
- Lai, Wan-Chun. 2011. *Identifying true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ee, May-Ling (李美齡). 1998. *Minnanyu liangci xitong yanjiu* 閩南語量詞系統研究 [A study of measures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Chiay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Lien, Chinfa & Chiu, Liching Livy. 2013. Shape classifier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texts. In Cao, Guangshun & Chappell, Hilary & Djamouri, Redouane & Wiebusch, Thekla (eds.),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 933–94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Liu, Chen-Sheng Luther. 2010. Dimension-denoting classifiers in Taiwanese compound adjectiv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2). 181–205. <https://doi.org/10.1007/s10831-010-9059-7>
- Luo, Qiongpeng & Hsieh, Miao-Ling & Shi, Dingxu Tim. 2017. Pre-classifier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measurement-based analysi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1). 1–36. <https://doi.org/10.1007/s10831-016-9149-2>
- Tai, James H-Y. 1992. Variation in classifier system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Towards a cognition-based semantic approach.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d.),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Chinese dialects*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2), 587–60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Tai, James H-Y.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Chen, Matthew Y. & Tseng, Ovid J.L. (eds.),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479–494. Taipei: Pyramid Press.
- Tai, James H-Y. & Wang, Lianqing. 1990.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條).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1). 35–56.
- Tai, James H.-Y. (戴浩一) & Guo, Yijun (郭怡君) & Lee, May-Ling (李美齡). 1998. Taiwan minnanyu liangci de guilei xingshi ji renzhi yuanze 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形式及認知原則 [The formal classification and cognitive principles of classifier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NSC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86-2411-H194-005.)

- Tang, Chih-Chen Jane. 2005. 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 431–472.
- Wang, Yude (王育德). 1993. *Taiwanhua jiangzuo* 台灣話講座 [Essay o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Taipei: Zili Wanbao. (Translated by Huang, Guoyan.)
- Wang, Yude (王育德). 2000. *Taiyu rumen* 台語入門 [Taiwanese for beginners]. Taipei: Avanguard Book.
- Wei, Yimin (魏益民). 2001. *Shiyong xiangtu shenghuo Taiwanhua* 實用鄉土生活台灣話 [The heritage Taiwanese language pronunciation & proverb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Xu, Jidun (許極燉). 1998. *Taiwanyu gailun* 台灣語概論 [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417–419. Taipei: Avanguard Book.
- Xu, Jidun (許極燉). 2004. *Taiyu Hanzi duyin cidian* 台語漢字讀音詞典 [Taiwanese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Taipei: Kaituo Chuban.
- Yang, Hsiu-fang (楊秀芳). 1991. *Taiwan Minnanyu yufagao*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A grammar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aipei: Daan Press.
- Yang, Jinghui (楊菁蕙). 2011. *Taiwan Minnanyu liangci ji qi jiaoxue celue yanjiu* 台灣閩南語量詞及其教學策略研究 [A stud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lassifiers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Hsinch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 Yao, Rongsong (姚榮松) & Luo, Zhaojin (羅肇錦). 1998. Taiwan Minnanyu, Kejiayu ji Guoyu changyong cihui de duiyi yanjiu 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及國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究 [A study of the corresponding common vocabulary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Hakka, and Taiwanese Mandarin]. (NSC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86-2411-H003-005.)
- Yao, Rongsong (姚榮松) & Chen, Xianguo (陳憲國). 2003. *Taibeixian guoxiao Minnanyu 1000 changyong cihui ruhe peihe jiunianyiguan Kecheng zhi yanjiu* 台北縣國小閩南語 1000 常用詞彙如何配合九年一貫課程之研究 [Integration of useful 1000 Taiwanese vocabulary words into Nine-Year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s: A case study in Taipei County]. Taipei: Education Department, Taipei County Government.
- Zhang, Pingsheng (張屏生). 2007. *Taiwan diqu Hanyu fangyan de yuyin he cihui (ce er): Yuliaopian-Gaoxiong Minnanhua yuhuiji*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 (冊二)：語料篇-高雄閩南話語彙集 [Phonetics and vocabulary in Taiwan's Chinese dialects (volume 2): Language corpus-Collection of Southern Min expressions in Kaohsiung]. Tainan: Kailang Zazhi.
- Zhang, Niina. 2009.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Talk given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on 26 May 2009.) (<http://www.ccunix.ccu.edu.tw/~lngnz/index.files/May%202009.pdf>) (Accessed 2013-07-04.)
- Zhou, Changyi (周長楫). 1985. Luelun Xiamenhua liangci 略論廈門話量詞 [Notes on classifiers in the Xiamen dialect]. *Xiamen Daxue Xuebao (Zhhexue Shehui Kexueban)* 廈門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1985(1). 128–133.

Zhou, Changyi (周長楫). 1997. *Taiwan Minnanyu jiaocheng (xia ce)* 台灣閩南語教程 (下冊) [A course o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volume 2)]. Pingtung: Anke chubanshe.

Distinguishing classifier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witnessed grea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SM). A good many studies of measure words can be found, yet very few studies of classifiers are available, which may be largely due to the lack of a rigorous methodology and explicit criteria to distinguish classifiers (C) from measure words (M). This conspicuous void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teaching of TSM classifiers. With an aim to classify classifiers, we employ syntactic and semantic tests to distinguish classifiers from measure words as proposed in Her & Hsieh (2010) and Her (2012) for Mandarin Chinese, and come up with an inventory of 83 TSM classifiers (65 being classifiers and 18 both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by examining the lists of classifiers/measure words foun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inventory can be compared with one in Taiwan Mandarin (e.g. Her & Lai (2012)) for further fu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classifiers in TSM.

Keywords: classifiers, individual measure words, measure words, Taiwanese Southern Min, Mandarin Chinese

Authors' addresses

Miao-Ling Hsieh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2 Section 1, Heping E. Rd.
Taipei 106
Taiwan, R.O.C.
mlhsieh@ntnu.edu.tw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31 January 2018
Date accepted: 31 July 2018